

中国历代诗文鉴赏系列

全宋词鉴赏辞典

【第十一卷】 主編·賀新輝

此卷輯錄宋詞名篇，
陽春之曲，尤勝清之，
特以相示為題。

數語已盡七月神上旅人字樣



中國婦女出版社

中国历代诗文鉴赏系列

全宋词鉴赏辞典

主编·贺新辉
【第十二卷】



中国妇女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一卷

赵汝茆

〔恋绣衾〕“柳丝空有千万条”…………… (1)

〔摘红英〕“东风冽”…………… (5)

〔汉宫春〕“着破荷衣”…………… (8)

江 开

〔商妇怨〕“春时江上帘纤雨”…………… (12)

刘辰翁

〔柳梢青〕“铁马蒙毡”…………… (14)

〔兰陵王〕“送春去”…………… (15)

〔宝鼎现〕“红妆春骑”…………… (18)

〔永遇乐〕“璧月初晴”…………… (20)

〔摸鱼儿〕“怎知他”…………… (22)

〔忆秦娥〕“烧灯节”…………… (24)

〔西江月〕“天上低昂似旧”…………… (26)

孙居敬

〔好事近〕“买断一川云”…………… (28)

周 密

〔木兰花慢〕“觅梅花信息”…………… (30)

〔花犯〕“楚江湄”…………… (32)

目 录

〔瑶花〕“朱钿宝玦”	(35)
〔玉京秋〕“烟水阔”	(37)
〔曲游春〕“禁苑东风外”	(41)
〔水龙吟〕“素鸾飞下青冥”	(43)
〔齐天乐〕“槐阴忽送《清商怨》”	(46)
〔玉漏迟〕“老来欢意少”	(48)
〔夷则商国香慢〕“玉润金明”	(50)
〔一萼红〕“步深幽”	(52)
〔法曲献仙音〕“松雪飘寒”	(56)
〔高阳台〕“照野旌旗”	(58)
〔四字令〕“眉消睡黄”	(61)

朱嗣发

〔摸鱼儿〕“对西风”	(63)
------------	------

蜀 妓

〔鹊桥仙〕“说盟说誓”	(65)
〔市桥柳〕“欲寄意”	(68)

2

文天祥

〔满江红〕“燕子楼中”	(70)
〔酹江月〕“水天空阔”	(72)
“乾坤能大”	(77)
〔沁园春〕“为子死孝”	(79)

陈彦章妻

〔沁园春〕“记得爷爷”	(81)
-------------	------

邓 剡

〔唐多令〕“雨过水明霞”	(84)
--------------	------

杨金判

〔一剪梅〕“襄樊四载弄干戈”	(86)
----------------	------

汪元量

〔水龙吟〕“鼓鞀惊破霓裳”…………… (88)

〔莺啼序〕“金陵故都最好”…………… (90)

王清惠(女)

〔满江红〕“太液芙蓉”…………… (95)

王沂孙

〔长亭怨〕“泛孤艇”…………… (98)

〔水龙吟〕“晓霜初着青林”…………… (100)

〔八六子〕“扫芳林”…………… (102)

〔高阳台〕“残雪庭阴”…………… (104)

〔齐天乐〕“一襟余恨宫魂断”…………… (107)

〔眉妩〕“渐新痕悬柳”…………… (110)

〔天香〕“孤峤蟠烟”…………… (113)

〔花犯〕“古婵娟”…………… (115)

〔庆宫春〕“明玉擎金”…………… (117)

〔法曲献仙音〕“层绿峨峨”…………… (120)

黄公绍

〔青玉案〕“年年社日停针线”…………… (122)

梁 栋

〔念奴娇〕“一场春梦”…………… (125)

醴陵士人

〔一剪梅〕“宰相巍巍坐庙堂”…………… (127)

徐君宝妻

〔满庭芳〕“汉上繁华”…………… (129)

王易简

〔天香〕“烟峤收痕”…………… (133)

吕同老

- 〔水龙吟〕“冰肌不污天真” (136)

蒋 捷

- 〔贺新郎〕“深阁帘垂绣” (139)
- “浪涌孤亭起” (142)
- “甚矣君狂矣” (145)
- 〔女冠子〕“蕙花香也” (147)
- 〔燕归梁〕“我梦唐宫春昼迟” (151)
- 〔梅花引〕“白鸥问我泊孤舟” (153)

刘 氏

- 〔沁园春〕“我生不辰” (157)

陈德武

- 〔水龙吟〕“东南第一名州” (159)

张 炎

- 〔解连环〕“楚江空晚” (163)
- 〔疏影〕“黄昏片月” (167)
- 〔渡江云〕“山空天入海” (169)

周 氏

- 〔瑞鹤仙〕“画楼帘卷翠” (172)

章文虎妻

- 〔临江仙〕“千里长安名利客” (174)

张熙妻

- 〔菩萨蛮〕“横湖十顷玻璃碧” (176)

刘将孙

- 〔沁园春〕“流水断桥” (178)

无名氏

- 〔九张机〕“一张机” (181)

目 录

“两张机”	(182)
“三张机”	(182)
“四张机”	(182)
“七张机”	(182)
“春衣”	(182)
〔鱼游春水〕 “秦楼东风里”	(185)
〔长相思〕 “去年秋”	(189)
〔凤栖梧〕 “绿暗红稀春已暮”	(192)
〔采桑子〕 “年年才到花时候”	(194)
〔九张机〕 “一张机”	(196)
“两张机”	(196)
“三张机”	(196)
“四张机”	(196)
“五张机”	(196)
“六张机”	(196)
“七张机”	(197)
“八张机”	(197)
“九张机”	(197)
〔满江红〕 “斗帐高眠”	(199)

【恋绣衾】

赵汝茆

柳丝空有千万条，系不住、溪头画桡！
想今宵，也对新月，过轻寒、何处小桥？

玉箫台榭春多少！溜啼红，脸霞未消。
怪别来，胭脂慵傅，被东风、偷在杏梢。

赵汝茆，字参晦，号霞山，又号退斋。是赵宋宗室，宋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的七世孙，为赵善官之幼子。其行实未详，约生活于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中这一时期。从他的词作约略可知，他大概经历了南宋的式微，家世的沦落，但尚未遭受亡国灭宗的惨痛。颇有词名：周密曾拟其词体作词；宋编的《阳春白雪》和《绝妙好词》均选其作品，《全宋词》辑其《退斋词》一卷，存词九篇。

这首《恋绣衾》，乃拟思妇伤春怨别之作。

“柳丝空有千万条，系不住、溪头画桡！”其意境与“一溪烟柳万丝垂，无因系得兰舟发”（周紫芝《踏莎行》）盖同，写的是怨别之情。开篇之笔，如脱口而出，使人对思妇郁结萦回的百结愁肠洞悉无余。“空有”是徒然、枉有之意；“千万条”则极言其多，两者联用，将怨

悱而又无可奈何之情渲染到了极致。“系不住、溪头画桡”，补出“空有”的原委，因纵有千万条柳丝，也未能系住所爱者，他还是乘着画桡走了，这不是枉然吗？可见“空有”一词极有分量，传达出极为缠绵的情致。这是思妇对往昔离别的追忆，也是对离别造成的感情痛苦的宣泄。“想今宵，也对新月，过轻寒，何处小桥？”这是从追忆返回现实，如镜头由远景拉回近景；从自身想到对方，如电影将相关双方交叉拍摄。写出思妇现在对他的殷殷的思念。黄鹤一去无消息，自己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离人。唐张潮的《江南行》：“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开花不见还，妾梦不离江上水……”构想与此颇同。郎君是在西湾乘船从江上走的，所以连做梦也追逐着江水，追逐着郎君。词中的他，是溪头乘画桡离别的，走时，如同今晚一样，有一痕新月，还有些微春夜的寒意。“过轻寒”的“过”有洒落、飘来的意思，如贺铸的《簇水近》：“一笛清风弄袖，新月梳云缕。澄凉夜气，才过几点黄昏雨……”，其中“过”字，意思庶近。那么，此时此刻他的画桡停泊在何处小桥呢？他今晚，仰对这痕新月，是否也在思念着我呢？这是对离人的悬想，正说明自己的魂魄也无时无刻不在追逐着离人。词人用“新月”、“轻寒”、“小桥”等词语，构成一幅凄清的图画。新月不是圆月，“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缺月，正象征着人各西东，不能团聚。这凄清画面所构成的凄清氛围正是女主人公凄清寂寞心境的写照。而从自己的思念转而对所思者的设想，设想对方今宵是何情思，造成词章之波折，使所写之感情深入一层。

下片的“玉箫台榭春多少！溜啼红，脸霞未消。”是再用追忆之笔，犹如电影镜头再摇向远景。这里的“春”，非惟春光，更是春情，是温馨、美满幸福的借代词。不确定的量词“多少”，正是无限、无量之意，极言其多。追思以往，台榭留连，玉箫送情，形影相随，真是“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张光《诉衷情》），给人多少甜美的回忆！但“春多少”，毕竟还是抽象之语，需再作具体的完足。“溜啼红，脸霞未消”，则是对往昔幸福生活的具体描述。“啼红”，指杜鹃的叫声；“溜”是对叫声的摹写。“杜鹃啼得春归去”，杜鹃声声，说明时序已入暮春，显示着春天即将归去。“脸霞”，指满脸春光，如同彩霞。因为无限的幸福，春情如醉，即使杜鹃声声悲啼，自然的春光即将过去，心底的春光却依然如故，所以脸如朝霞，神采飞扬。用自然春光的消逝，反衬心底春光的长存和浓烈，并反杜鹃啼血的常意而用之，都说明构思别致，良多新意。

“怪别来，胭脂慵傅，被东风、偷在杏梢。”章法上再作转换，成三折之势，词意上又回写现时心境。一个“怪”字作逗，怨艾之情顿显。词人精取“胭脂慵傅”这一典型细节，与往昔的“脸霞未消”形成强烈的比照，把“只是朱颜改”的现状委婉道出。往昔因春情无限，纵然杜鹃啼红，春光将逝，仍“脸霞未消”；现在，徒有盎然春光，但因离愁别恨，春情无着，即使没有“杜鹃声里斜阳暮”，也折损朱颜；且因心意阑珊，慵慵恹恹，胭脂无心，任朱颜凋零，就更显得容光的憔悴。虽笔墨未着“怨”字，但在这今昔比照的叙述中，怨艾凄惻之情，

沉沉实实，掬之可感。这脸霞，这朱颜，究竟到哪里去了？“被东风，偷去杏梢。”你不见“红杏枝头春意闹”吗？这束篇之笔，如得神助。因伤春而折损的容颜，构思造想为东风偷去，真是奇巧至极！这朱颜偷在杏梢上，这意境真婉约至极！这有意以清丽之笔作淡语，说痛楚而面带微笑，真是雅正至极！

综上所述，该词所写的思妇伤春怨别，乃是熟之又熟的传统题材，似乎别无新意。但细加吟咏，又觉别有一番滋味。这就在于赵汝茆精于构思，为情造文，有独到之处。词人在这篇什不长的词调中，有意用“往昔”和“现在”交错的布局，一波三折，使欲抒的情致得以深化，得以完足。在这曲折的布局中，又着意于对比手法的运用，以往衬今、以热衬冷，使所抒的情致，更见强烈。在运用对比手法时，又善于抓住重点细节精心刻画，使所抒的情致，更加突出。凡此种种，一如现代电影蒙太奇的种种手法，可以看出赵汝茆词作结构精细，运笔纤巧的风格。《蕙风词话》评其“词笔清丽，格调本不甚高”，大概所指的就是他的这一类作品。

(邵璧华)

【摘红英】

赵汝茆

东风冽。红梅拆。画帘几片飞来雪。银屏悄。罗裙小。一点相思，满塘春草。

空愁切。何年彻？不归也合分明说。长安道。箫声闹。去时骢马，谁家系了？

这也是代拟思妇怀人、伤春怨别的作品。以“比”“兴”手法，富情于景，婉约地写情，和用“赋”的手法，直叙烦恼，直白地写情，两者结合，是它的明显特色。词章中，用语自然、浅白，迹类口语，可以看出词人学习民间词，从中吮吸滋养的端倪。

“东风冽。红梅拆。画帘几片飞来雪。”这是以景语起兴的写法，其目的是写出大自然的节气景物对二心所引发的那种感动。梅花迎寒而放，开于早春，其时春寒料峭，故以“冽”字状写东风。“冽”不仅是冷暖之感，也有力量之感，含有动吹之意。从中也透露出词中女主人公的心理感受。“拆”是拆散，是凋谢，是零落。转眼间，红梅已渐次凋落。红梅是美好青春的象征。“红梅拆”暗示着青春易逝，女主人公对青春易老的惋惜和哀伤。“画

帘几片飞来雪”，凋落的梅花犹如翻舞的雪花有几片吹落在闺房的画帘上。这是触景生情，惹人愁绪的景色。这意境与“梅花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舞”庶同。三句内在联系紧密，文势连贯，流走如珠。以上写的是物候，是大自然的景色。下面转至写闺房情景。银屏，华贵的屏风，词中代指闺房。一个“悄”字，将女主人公寂寞、孤独、没有欢乐的信息向人传告。无论是大自然的景色，还是闺房情境，都是惹人离愁的。“罗裙小”，即衣带渐宽之意，也就是人憔悴之意。因为人憔悴了，原有的衣衫显得肥大了，只能新制一种较小较瘦的罗裙。所以“罗裙小”是“憔悴损”的委婉语。史达祖的《三姝媚》也造有相类的意境，“讳道相思，偷理绡裙，自惊腰衩。”原本“罗裙小”，是红梅零落、春光易逝的自然环境和闺房岑寂、落落无欢刺激着主人公造成一种心理障碍、精神压抑却不能宣泄而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心里丛生着离愁、纠结着相思，但词人只用形象喻示，不作径直表白，直到片末，才亮出“一点相思，满塘春草”，这是有意蓄势的艺术手法。如水满平湖才猛然开闸，弓如满月才让箭离弦，目的是想收到骇人耳目、力穿重甲、摇人心旌的艺术效果。“一点相思”，从词章上说，是对“罗裙小”原因的揭示；从写法上，是直抒胸臆。“满塘春草”，从词章说，是对“一点相思”的形象描绘；从写法上说，是以“比”写情。词人“赋”、“比”并用，情景相生，使全片顿时生出亮色。相思如满塘春草的比喻，形象婉丽新巧，含义隽永绵长，堪称篇中名句。

词人在上片主要以物之形象为感发媒介来写情的基础

上，下片，改以直接的叙述来表达女主人公内心的情意，则是“赋”的手法了。可能这是为了更直率地表达怨情的需要。为此目的，词人还将比较雅丽的语言改为较为率直如同口语一般的语言。“空愁切。何年彻？不归也合分明说。”第一句，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空愁”亦即离愁，是爱人离别后，虚度春光，心地空虚，一种百无聊赖的愁绪；“切”，指时刻萦绕于心，“剪不断，理还乱”，使人“凄凄惨惨戚戚”，难以排遣的那种情状。“彻”，有贯通结底、完、尽之意。何年才能完结呢？这是女主人公饱尝离愁，不知其尽头时的自问之词，是于煎熬、烦恼中想急于摆脱却又无可奈何的复杂情绪的流露，语气沉痛。真个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语言有极强的感情穿透力，能引起人感情兴发的波澜。“不归也合分明说”，这是爱极而怨的责问，率直类真，确肖妇人含愠埋怨口吻，“也合”一词，尤有神韵。但不管女主人公是怎样苦苦思念期盼，所思者依然杳如黄鹤，既不归来，也不寄鱼雁解说，这就不能不引起思念者的疑猜。“长安道。箫声闹。去时驄马，谁家系了？”这是猜疑之词。“长安道”，未必实指，只是指代所思者所去的处所，是如曾为帝都的长安一样，是舞台暖响，丝竹盈耳的热闹繁华之地，其间烟柳狭斜在所难免。词中以所思者乘坐的驄马被系，来喻所爱者沉迷花柳，或移情别转，另有所欢，悬揣这才是有家不归的原因。凡多情女子，都怕作如是的推想，也不愿这样推想，但有时又不能不作如此的推想，其中微妙的酸楚之情，很难以言语道之。词人却借貌似旷达的淡语相问，将这种酸楚之情表述得触手可摸，可知他对语言的驾驭，自

有一种特殊的才份。

这首词，不用典故，用语浅近，类似口语，但发幽烛微，极富情致，而清新自然，仍是婉约风味。写法上则比、兴、赋三体并用，将思妇那复杂委婉微妙的感情写得淋漓尽致。由此可知，在诗词的创作中，赋、比、兴三体原无轩轻分别，关键在于诗人能否深刻把握并能成功地传达出心灵和感情的兴发、感动的生命。

(邵璧华)

【汉宫春】

赵汝茆

8
着破荷衣，笑西风吹我，又落西湖。湖间旧时饮者，今与谁俱？山山映带，似携来、画卷重舒。三十里，芙蓉步障，依然红翠相扶。

一目清无留处，任屋浮天上，身集空虚。残烧夕阳过雁，点点疏疏。故人老大，好襟怀、消减全无。慢赢得，秋风两耳，冷泉亭下骑驴。

在《全宋词》收录的赵汝茆的九首词中，这首《汉

《汉宫春》系于末位，与前八首相较，所表现的题材与所表达的情调，也迥然不同。前八首，除《梦江南》外，都是摹写女子伤春怨别的闺情之作，透露出一种优雅闲适的情调，让人联想到“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丑奴儿》）的词句。这首《汉宫春》是感时忧世、感慨伤怀之作。词人似乎也已从生活优裕的宗室子弟，沦为身着破荷衣、冷泉亭下骑驴、逃避世俗的隐者。情调哀痛沉郁，透露出一种“世纪末”的悲凉色彩。很可能，是他经历了赵宋王朝式微、宗室零落后的晚期作品。

开篇是，“着破荷衣，笑西风吹我，又落西湖”。词中人物的形象，无疑是词人自身的形象。自屈子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的比拟后，后世常借“荷衣”以指隐者的服装，而“荷衣”这个语码符号也就具有隐者的含义。荷衣已经着破，既说明他身世的零落，还说明服着时间非短，他过隐士生活已有一段较长的时光。从“又落西湖”的词意推测，词人这年秋天是重到西湖；从“旧时饮者”、“故人”的称谓看，他对西湖还很熟悉。着荷衣做隐者原是避世绝俗之举，却被“西风吹我，又落西湖”，重新来到这“东南形胜，三吴都会”、“自古繁华”的烟柳热闹之地，盖非出于本愿。所以“笑”这个领字，似有命运捉弄、无可奈何的苦涩滋味，并无庆幸之意，实是苦笑。开篇三句，隐约地告诉我们，词人已不是“当年刘郎”，不仅他已自许为隐者，对形胜、繁华的杭州也别有一番情怀了。杭州，南宋称为临安，即宋王朝南渡后的帝京。作为宋太宗第四子商王元

份的七世孙这样一个宗室子弟，对重来帝京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绪对待，其中必有缘故，因此就给人留下了悬念，留下了疑猜。旧地重游，必有比较，比较中也必有新的观感，所以，紧接着就抒写自己的观感：其一，是“湖中旧时饮者，今与谁俱？”旧时同气相求、同酌共饮的朋友已风流云散，无处可求。其二，“山山映带（景物映衬，相互关连），似携来、画卷重舒。三十里、芙蓉步障（屏幕），依然红翠相扶。”西湖依然风姿如画，美景依旧。词人巧用反衬之法，抓住西湖典型的景色，着意渲染，以热色艳丽的风景反衬冷色的零落的人事，抒写出世易时移、物是人非的悲凉情怀。

下片，更值得玩味。“一目清无留处”，承上启下，上承前片的写景，下启由以上景色生发的感受。一个“清”字，从字面看，是说西湖胜景一览无余，尽收眼底。但从语言的语码、符号作用看，却颇有深意。“清”与“昏”相对，有看得真切、透彻、洞悉无余的意义。词句是否隐寓着对南宋王朝已病入膏肓、无可药救的深切了解这层意思呢？“任屋浮天上、身集空虚”，从字面看，是写自己在湖中的一种感受：西湖如镜，蓝天如碧，水天澄澈，岸边的房屋和上面的蓝天都映在水中，房屋也如浮在天上。我任凭房屋浮在天上，自身停留在水天澄澈的虚空之中。这境界，如同欧阳修在《采桑子》中描画的，“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俯仰留连，疑其湖中别有天。”但《易林》有云：“水暴横行，浮屋坏墙”。这“屋浮”的形象，是否有南宋王朝内外交困、政局动荡的寓意呢？而“任”字，是否透露出词人对南宋王朝的失望，